

1983-1987

Cai Shubiao



采树鰲

张炜 著

张炜中短篇小说年编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张伟 著

张炜自选集

采树鳔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采树鳢/张炜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2.8

(张炜中短篇小说年编)

ISBN 978-7-5396-4315-1

I. ①采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45162 号

总策划:朱寒冬 刘景琳

出版统筹:曾冰

责任编辑:曾冰

封面设计:尚书堂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 press-mart. 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 awpub. 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3533889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5859128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3.125 字数:270千字

版次: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9.8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序

我在近四十年的写作生涯中，除了长篇小说和散文之外，共写了十三部中篇小说和一百多部短篇小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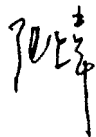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我十分钟爱的文体。我把许多宝贵的时间花在这些篇章之中，可以说为之殚精竭虑。

现在的七部“中短篇小说年编”，大致以写作时间为序编排。这成为一次盘点，一次回顾和总结：生命的痕迹、劳作的历史、艺术的变化、生活的记录……

时间匆匆而过，悉数消逝在渺茫无际的数字时代，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

不过，当重新展读这些篇章时，我却再度追上了漂流的时间，并且觉得一切都楚楚如新。

也许这就是文学的意义、写作的意义。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appearing to be the name 'Yang Zhi' (杨志) in a stylized, cursive script.

2012年1月12日

目
录

序

一辑

一潭清水 / 3

挖掘 / 20

胖手 / 35

篝火 / 43

灌木的故事 / 50

秋林敏子 / 73

黑鲨洋 / 94

海边的雪 / 118

二辑

红麻 / 143

野椿树 / 169

剥麻 / 184

蓑衣 / 191

烟叶 / 197

烟斗 / 203

夏天的原野 / 211

采树鳃 / 222

三辑

激动 / 239

三想 / 257

持枪手 / 278

美妙雨夜 / 306

梦中苦辩 / 322

橡树的微笑 / 340

满地落叶 / 360

童年的马 / 377

冬景 / 392

附：短篇小说总目 / 409

一 辑

一 潭 清 水

挖 掘

胖 手

篝 火

灌木的故事

秋 林 敏 子

黑 鲨 洋

海 边 的 雪

一 潭 清 水

海滩上的沙子是白的，中午的太阳烤热了它，它再烤小草、瓜秧和人。西瓜田里什么都懒洋洋的，瓜叶儿蔫蔫地垂下来；西瓜因为有秧子牵住，也只得昏昏欲睡地躺在地垄里。两个看瓜的老头脾气不一样：老六哥躺在草铺的凉席上凉快，徐宝册却偏偏愿在中午的瓜地里走走、看看。徐宝册个子矮矮的，身子很粗，裸露的皮肤都是黑红色的，只穿了条黑绸布镶白腰的半长裤子，没有腰带，将白腰儿挽个疙瘩。他看着西瓜，那模样儿倒像在端量睡熟孩子的脑壳，老是在笑。他有时弯腰拍一拍西瓜，有时伸脚给瓜根堆压上一些沙土。白沙子可真够热的了，徐宝册赤脚走下来，被烙了一路。这种烙法谁也受不了的，大约芦青河两岸只有他一个人将此当成一种享受。

一阵徐徐的南风从槐林里吹过来。徐宝册笑咪咪地仰起头来，舒服得不得了。槐林就在瓜田的南边，墨绿一片，深不见底，那风就从林子深处涌来，是它蓄成的一股凉气。徐宝册看了一会儿林子，突然厌烦地哼了一声。他并不十分需要这片林子，他又不怕

热。倒是那林子时常藏下一两个瓜贼，给他送来好多麻烦。那树林子摇啊摇啊，谁也不敢说现在的树荫下就一定没躺个瓜贼！

种瓜人害怕瓜贼哪行！徐宝册对付瓜贼从来都是有办法的，而老六哥却往往不以为然。白天，徐宝册只这么在热沙上遛一趟，谁也不敢挨近瓜田，而老六哥却倒在铺子上睡大觉。如果是月黑头，瓜贼们从槐林里摸出来，东蹲一个，西蹲一个，和一簇簇的树棵子混到一起，趁机抱上个西瓜就走，事情就要麻烦一些。有一次徐宝册火了，拿起装满了火药的猎枪，轰的一声打出去……天亮了，徐宝册和老六哥沿着田边捡回几十个大西瓜，那全是瓜贼慌乱之中扔掉的。老六哥抱怨地说：“何必当真呢？偷就让他偷去，反正都是大家的，偷完了咱们不轻闲？你放那一枪，没伤人还好，要是伤着个把人，你还能逃了蹲公安局？”宝册只是笑笑说：“我打枪时，把枪口抬高了半尺呢！嘿，威风都是打出来的……”

一些赶海人都知道，老六哥的确是个大方人，所以常在瓜铺里歇脚。每逢这时，宝册由不得也要和他一样大方。有一次他烧开了一桶桑叶子水端上来，被一个满脸胡子的海上老大提起来泼到了沙土上。老六哥哈哈大笑，便到瓜田里摘瓜去了。他一个腋下夹着一个熟透的西瓜，仍然哈哈大笑说：“反正都是集体的瓜，吃就吃吧，只要不在夜里偷就行。”宝册也来了一句：“人家把开水泼了，咱就乖乖地摘来瓜，威风都是泼出来的！”说完也哈哈大笑起来。他接过老六哥腋下的一个花皮大西瓜，顶在圆圆的肚子上，转回身子，来到一块案板前，放手摔下去。西瓜脆生生地裂成几块儿，红色的瓜瓤儿肉一般鲜，赶海的每人抢一块吃起来。

有个叫小林法的十二三岁的孩子常来瓜铺子里。这孩子长得奇怪：身子乌黑，很细很长，一屈一弯又很柔软，活像海里的一条鳎。他每次都是从北边的海上来，刚洗完海澡，只穿一条裤头儿，衣服搭在手臂上，赤裸的身子上挂着一朵又一朵泛白的盐花。盐水使他周身的皮肤都绷紧起来，脸皮也绷着，一双黑黑的眼睛显得又圆又大，就连嘴唇也翻得重一些，上边还有几道干裂的白纹。滚热的沙子烙痛了他的脚，他踮起脚尖，一跛一跛地走过来，嘴里轻轻叫唤着：“嗦！嗦！嗦嗦……”

徐宝册一看到他这个样子就不禁乐了起来，躺在铺子里幸灾乐祸地喊着：“小林法！小林法！快来……”他还常常跑上几步，把小林法拦在铺子外边，故意把他掀倒在地上，让沙子炙他赤裸的身子。小林法“哎哟哎哟”地叫着，在沙子上翻动着、笑着、骂着……徐宝册把自己的一只脚扳到膝盖上，指点着那坚硬的茧皮说：“你的功夫不到，你看我，烙得动吗？”

小林法到了铺子里，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。他躺在凉席上，两脚却要搭在宝册又滑又凉的后背上，舒服得不知怎么才好。宝册常拿起烟锅捅进他的嘴里，他就闭上眼睛吸一口，呛得大声咳嗽起来。老六哥在一旁对小林法说：“嘿，不中用！我像你这么大已经叼了三年烟锅了！”小林法这时候就把脚从宝册的后背上抽下来，蹬老六哥一脚说：“你中用，敢跟我到海里走一趟吗？我到哪你到哪，敢吗？”老六哥不吱声了。他当然不敢的：小林法长得像条鳎，水里功夫也是像条鳎的。

小林法在铺子里玩不了一会儿，就嚷着要吃西瓜。只是在这

那个时候，徐宝册和老六哥的意见才是完全一致的，二人毫不犹豫地起身到瓜田里，每人抱回一个顶大的西瓜来。小林法很快吃掉一个，又慢悠悠地去吃另一个……他的肚子圆起来时，就挪步走出铺子，往瓜地当心那里走去了。

那里有一潭清水。

那潭清水是掘来浇西瓜的。平展展的水面上，微风吹起一条条好看的波纹。潭水湛清，潭中的水草、白沙都看得一清二楚。这实在是一个可爱的水潭。小林法常在这儿游上几圈，洗去身上的盐水沫儿。徐宝册和老六哥笑咪咪地蹲在潭边上，看着他戏水。

小林法就像是水里生的、水里长的一样，游到水里，远远望去，还以为他是条大鱼呢。他不怎么吸气，只在水里钻，一会儿偏着身子，一会儿仰着胸脯，两手像两个鳍，一翻一翻，身子扭动着，有时兴劲上来，又像一只海豚那样横冲直撞，搅得水潭一片白浪，水花直溅到潭边两个老人的身上。

他从水中出来，圆圆的肚子消下去了，又重新吃起西瓜，直到只剩下一块块瓜皮。老六哥说：“你真是个‘瓜魔’！”徐宝册点点头：“瓜魔！瓜魔！”

日子长了，他们仿佛忘记了小林法的名字，只叫他“瓜魔”了。

瓜魔原来是个收养在叔父家里的孤儿。他对读书并没有多少兴趣，叔父对管教他也没有多少兴趣，他从五六岁起就在大海滩上游荡了。他在瓜田，绝对没有白吃西瓜，他常常帮忙给瓜浇水、打冒杈，一边做活一边笑，在太阳底下一做就是半天。徐宝册疼他，喊他进草铺里歇一歇，老六哥却总是吸一口烟，笑咪咪地望他一眼

说：“让他做嘛！用瓜喂出来的一个好劳力嘛！”瓜魔实在做累了，就到海里去玩，回来时总在身后藏两条鱼，还都是少见的大鱼哩。两个老人怎么也弄不明白，他一个小小的孩子两手空空，怎么就能捉住那么大的鱼？不过也从不去问，因为他们觉得瓜魔也和一条很大的鱼差不多，“大鱼”逮条“小鱼”，大概总不难吧？两个人自己起灶，把鱼做成鲜美的鱼汤、鱼丸子、鱼水饺。有时瓜魔带来几个螃蟹，还有时带来几个乌鱼、八腿蛸、海螺、海蚬子……应有尽有。有一次他们吃过饭之后，问瓜魔怎么逮住了那条鱼，像腰带一样、细细的长长的那条？瓜魔说：“捡条粗铁丝就行。这鱼老爱往岸边游，你瞅准它，一下子抽过去，就被抽成两截了，百发百中的！”两个老头儿笑了，嘴里学他一句：“百发百中的！”

瓜魔隔不了几天就要来一次，徐宝册和老六哥吃不完他的鱼，就用柳条儿穿了晒鱼干。这个小小的瓜铺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瓜魔，因为他一来，徐宝册和老六哥总乐于为他摘最大的西瓜。他们对这么个瘦小的孩子能一口气吃下那么多西瓜，开始觉得奇怪，后来倒觉得有趣了，来少了就念叨他。

这天，太阳偏西的时候，瓜魔又来了。入夜，他破例留下来，就睡在这铺子上。徐宝册没有娶过老婆，当然也没有儿子逗，半夜里常要伸手去摸摸瓜魔那热乎乎的肚子，觉得是一大快事。他想象着如果早几年结婚，有个儿子如今也该这般大了。他和老六哥是轮流睡的，要有一个为瓜田守夜。该他守夜时，他就把瓜魔叫醒，两人一起到地边上支起小锅煮东西吃。东西都是瓜魔出去找来的，无非是些刚长成小组的地瓜、鼓成水泡仁的花生……这些东西

撒上盐沫煮一煮，味道都是极鲜的。

海风送过来一阵阵腥味儿。夜气很重，他们坐在火堆边上，衣服还是有些潮湿。空中的星星又密又亮，他们都觉得这会儿离星星近了许多。海潮的声音永无休止，虽是淡远的，但远比水浪拍岸深沉，那是硕大无边的海和整个地球岩石摩擦的声音。在这幽深的夜里，它和高空眨动的星星、远方林涛的振响一起，组成一个极为神秘的世界。芦青河在连夜急匆匆地奔向大海，那声音嘹亮而昂扬，不断安慰和鼓励着守夜的人们。

瓜魔斜倚在徐宝册的身上，看着远处升起的半个月亮。他突然说：“宝册叔，我明年也跟你们来干吧！我喜欢这个活儿，晚上不会瞌睡……”

徐宝册从铁锅里捞出一块地瓜纽儿填到嘴里嚼着，摇摇头。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该到海上学拉网，那才叫有出息！等你老了，年纪跟我们差不多时，再来吧。”

瓜魔沉默着。从海岸隐隐传来拉夜网的号子声，他倾听了一阵，说：“我去要几条鱼来煮上！”

瓜魔去了，提来几条鲅鱼煮到了锅里。徐宝册又点上了烟锅，吸了几口，说：“讲点故事吧……”

铁锅下的木炭响了一声。瓜魔说：“你讲吧，你是老人，老人十个里面有八个装了说不完的故事。”

徐宝册把那条又宽又肥的半长裤子提了提，说：“那一年上，我种了棵南瓜，就种在屋后头。最后你猜怎么了？生出了一窝

地瓜。”

瓜魔笑得肚子都疼了。他嚷着：“我有一年种了一棵苞米，到头来你猜呢？生出一棵蓖麻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徐宝册严厉地打断他的话，磕掉了烟灰，“你胡乱编排些什么！”

瓜魔说：“你不也是胡乱编排吗？”

“我不是，”徐宝册摇摇头，“我邻居家的孩子给我偷着埋下了地瓜呀……你看，是这样的。”

瓜魔无声地笑了。他把身子滚动一下，挨近一棵西瓜，摘下一个瓜来。他吃着瓜说：“我想起一个故事来——这可不是编的，一点不是，是我亲眼看见的。那一年芦青河涨水，听人说河里的鱼多极了。好多人都鼓动我进河捉鱼去。我那几年就愿睡觉，头一碰着什么就粘上了，再也不愿抬起来……”

“小孩子都这样的。”徐宝册也掰了一块西瓜，咬了一口说。

“也不都这样。恐怕这是种毛病——我叔叔就说这是种毛病的。”瓜魔这时候不吃瓜了，一只手撑着地，半挺着身子讲他的故事了，“那一天大雾，芦青河就笼在一片灰白色的雾里。哎呀，好大的雾呀，我从家里走到河边上，衣服就湿了……河里这天没有多少人捉鱼，他们都怕雾呀，怕在对面不见人的时候被水里的妖怪拖进水里去。我倒不怕，直顺着水游下去，就在河口那儿的一片大水湾里停住了……”

徐宝册一直眯着眼睛，这时睁开眼插一句：“是那片在三伏天也冰凉的水湾里吗？”

瓜魔点点头：“嗯。”

徐宝册重新眯上了眼睛：“那里面听说有不少鳖哩。”

瓜魔摇摇头：“我在那儿捉到一条很大的鱼——它用鳍把我的小腿肚儿划开一道口子，惹恼了我，我用拳头砸了一下它的脑袋，它才显得老实了。我像抱个小孩儿一样把它抱上岸来，它直拱动，老想再回到河里去。我就紧紧抱着它……后来走在路上，累了歇息的时候，我就搂着这条鱼睡去了。醒来一看，鱼不见了，肚子上只沾了几片鱼鳞……”

“哪去了呢？”徐宝册蹲起身子，惊讶地问。

瓜魔揉揉眼睛：“谁知道！到现在我也不知道。只是第二天我到龙口街上赶集，看见一个小姑娘卖一条鱼，越看，那鱼越像我捉的那条……”

徐宝册不做声了。他开始吸那杆烟锅。

瓜魔讲到这儿像是疲倦了，身子一仰躺了下来。他又伸手去拿起一块吃剩的瓜，放在嘴里吮着，并不咬，两眼一直望着那布满星星的天空。

蝥蛄儿在瓜垄里叫了起来。各种小虫儿也用千奇百怪的声音应和着。铁锅往外噗噗地冒着气，鱼的香味儿很浓了。徐宝册起身把铁锅端下火来。

一个人迈着拖拖拉拉步子走过来，走到近前才看出是老六哥。他不作声，蹲在了火堆旁，怕冷似的烘了烘手。他看到那一片片瓜皮，就伸手在瓜魔的肚子上捅一下说：“真是个瓜魔！”

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将鱼吃了。这是一顿很丰盛的，也是一顿

很平常的夜餐……

第二天，徐宝册和老六哥摘下了堆得像小山一样的西瓜，叫队上的拖拉机拉走了。搬弄瓜的时候，他们发现一个黑皮上带有花白点的大个儿西瓜，立刻就挑拣出来，藏到了铺子下边。他们记得去年就有这样的一个瓜，切开皮儿就有股香味扑出来，咬一口，甜得全身都要酥了。徐宝册说：“留着瓜魔来一块儿吃吧。”老六哥点点头：“一块儿吃。”

一连两天瓜魔没有来。西瓜从铺子下滚出来，徐宝册用脚把它推进去，说：“瓜魔这东西把我们两个老头子给忘了。”老六哥说：“瓜魔能忘了我们老头子，可他忘不了瓜！”徐宝册点点头：“也忘不了海——这小东西，简直是鱼变的！这小子该到海上学打鱼。他原想以后跟我们来做营生呢……”

老六哥听到最末一句想起个事情。他说：“听人讲，村里的土地以后都要搞责任承包了——还没讲瓜田承包不承包呢。”

徐宝册笑笑：“承包怕什么？承包不就是咱俩的事了？别人也不敢揽这瓜田——这得有手艺呢！”

老六哥点点头：“就是呀，我讲的意思，也就是到时候咱俩瞪起眼睛来，可不能让别人承包走了。”

天气出奇地热，傍晚午的时候，瓜魔胳膊上搭着衣服从海上来了。徐宝册坐在铺子上，老远就瞅见了，兴奋地吆喝着：“嘿，这小子！这几天跑哪去了？”

瓜魔仰着脸儿走过来，似笑非笑地眯着眼睛，身子晃晃荡荡的，像喝醉了酒。他唱着什么歌儿，一扭一扭走过来，躺在了铺子